

# 论林良童诗的情趣美

乔 雪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林良的童诗注重儿童情趣美的构成与传达。他以儿童的视角看世界、想事物,诗歌呈现出天真无邪的童心之趣;他把儿童的奇思妙想带入诗中,扩展诗歌的想象空间,诗歌想象之趣出色新奇;同时他还注重童诗的理趣,在生动的叙事中说理,实现了情、理、趣的有机结合。林良童诗的成就也正是得益于这童诗情趣之美的出色呈现。

**关键词:**林良;童诗;情趣美;童心;想象;情理

**中图分类号:**I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4-0071-04

林良是台湾地区儿童文学界的“常青树”,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翻译和出版。童诗,是林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他被誉为台湾地区最早“吹起了写作儿童诗的号角”的人。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童诗热”兴起,林良首先投身童诗创作的行列,佳作频出,至今仍笔耕不辍,出版有诗集《动物和我》、《林良的诗》等。虽然林良创作的童诗总体数量不多,但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整个华语儿童文学界有着重要地位,在大陆由雪野主编的系列诗丛《中国最美的童诗》就曾收录其作品《蜗牛的风景》一卷。林良的童诗短小而有韵味,平淡而生动,朴实而隽永,读来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辨识度。

在数十年的童诗创作中,林良十分注重诗歌情趣的表达,他的童诗多以儿童的视角看世界、想事物,处处洋溢着童心童趣;他把儿童的奇思妙想带入诗中,不断扩展诗歌的想象空间,童诗具有一种想象之趣;同时林良关注童诗的理趣,通过对寻常事物的描述来阐述道理,让小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获得感性的正能量。正如著名儿童诗人金波所言:“情趣在儿童诗中像一位亲切的、幽默的、快乐的向导。它导引你走进诗的花园,使你有时微笑,有时陶醉;有时又使你沉思,在诗的花园里,你会流连忘返。”<sup>[1]</sup>林良的童诗注重儿童情趣美的构成与传达,本文从童心之趣、想象之趣、情理之趣这三个方面探讨林良童诗的情趣美。

## 一、天真无邪的童心之趣

童诗是写给儿童的诗,是反映儿童生活的诗,这就要求童诗作者要对儿童本身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对于那些成人童诗作者而言,一颗“返老还童”的童心必不可少。林良老先生如是说:“一个理想的儿童诗作者要有诗心,要有童心,要有爱心。”<sup>[2]</sup>儿童是天真无邪,快乐单纯的,在他们的世界里事物简单而可爱,生活充满情趣,秉持一颗童心为儿童写诗也就是要把儿童的这份情趣表现出来。林良童诗写的都是孩子身边的生活场景,从屋里的《沙发》、《爸爸回家》到屋外的《路灯》、《稻草人》、《计程车》,从大自然中的植物《葡萄》、《等待牵牛花》到动物《野猫》、《狮子》、《白鹭鹭》,这一切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们来说,虽习闻常见但却也是新鲜奇妙的,按照

收稿日期:2013-05-27

作者简介:乔 雪(1987-),女,河北秦皇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

孩子观察事物的直观特点去写儿童所熟悉的事物自然最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林良的诗中既没有奇异的天国,也没有变幻的魔法,他在对儿童日常生活的描摹中呈现出天真无邪的童心之趣。

比如《计程车》:“我好想知道/计程车的坐法。/看别人, /一招手, /车子就开过来了。/看别人, /弯腰向里面一钻, /车子就把他带走了。/好像/什么地方都能去, /好像/什么人都可以坐。/这么方便, /是不是我也可以? /除了招手, /再那么一钻, /我还该做些什么?”生活的真相时而被生活本身所掩盖,这首诗以孩子的口吻和心理讲述了他们对于乘车问题的困惑,细心的孩子观察到,计程车招手即停,人一弯腰就可以坐进去,就可以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吗?好奇的孩子跃跃欲试,同时也在思索着是否在这“一招手”和“一钻”动作之间还有什么他们看不透的东西。小诗抓住孩子的天真好奇心理,准确地描绘了孩子在面对日常生活中陌生事物时的所思所想,极富儿童情趣。

再比如《沙发》:“人家都说, /我的模样好像表示/‘请坐请坐’。/其实不是; /这是一种/‘让我抱抱你’的/姿势。”儿童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而“抱抱”就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关爱方式,温暖的怀抱或许是他们最留恋的地方之一。家里日常摆置的沙发,在成人眼中也就是个休闲时的座椅,而在天真浪漫的儿童眼里它却像是敞开的双臂在索要拥抱,厚实的沙发垫和亲人的胸膛一样能给他们带来温暖。这是一种典型的儿童思维方式,诗人熠熠闪光的童心真实可见,同时这人与物之间和谐相处的情景也给诗歌平添了一份温情。

“率真的童心童言的原生态表达是童诗儿童情趣美的最生动、最自然的体现”<sup>[2]</sup>。林良不断磨练童诗的语言,以贴近儿童生活的“浅语”表现天真无邪的童心,童心之趣在林良童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葡萄》:“孩子静静地/看着葡萄:/要是我有/这么一大堆弹珠, /该有多好!”诗歌以一种近乎口语的语言,描写了一个贪玩的小孩面对一大串葡萄时产生的遐想,的确在好动的孩子眼里最有吸引力的往往不是美食而是游戏,诗人生动刻画了儿童爱玩爱幻想的天性,诗歌活泼有趣。如《你几岁》:“你几岁? /不知道。/你姓什么? /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妈妈叫我乖宝宝。”读过之后不禁让人开怀大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儿童存在着自我认知的困惑,他们一问三不知,但时常也语出惊人。前三句一问一答式的话语看似平淡无奇,但却为最后“笑点”的爆发积蓄了力量,诗人若没有对儿童生活的认真体察,没有一颗无邪的童心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

## 二、出色新奇的想象之趣

诗歌需要想象,诗人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在童诗领域更是如此。正如童诗研究者周晓波所言:“想象不仅是启动诗歌之闸的动力,也是表现童诗情趣美的要素,很多童诗的情趣美就是凭借出色和新奇的想象力得以展现的。”<sup>[3]</sup>林良重视诗歌的想象艺术,通过出色新奇的想象给小读者提供了一个充实丰美的想象之境,想象之趣也就成为了其童诗情趣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良的童诗以童话诗居多,童话诗是童话故事与诗歌形式的结合,一首诗就是一个童话故事。对于童话创作,林良认为“发掘一切万物的人性,这句奇怪的话恰好是童话写作的基本原则”<sup>[2][198]</sup>,这一点也成为了他写作童话诗的原则。林良的童话诗多采用拟人的手法,把身边的事物拟化成“人”,这正契合了儿童泛灵论的思维方式,贴近了儿童的奇思妙想。如《蝴蝶的外套》:“毛毛虫/好羡慕蝴蝶, /恭恭敬敬/喊一声姐姐: /你那份美丽外套, /用的是什么衣料? /要花多少片树叶, /才能买得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浪漫的儿童对美的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生活中儿童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赞美恐怕就是“你真漂亮”。诗人别开生面地把蝴蝶翅膀想象成美丽的外套,把毛毛虫拟化成一个渴望穿上漂亮衣服的小姑娘,它追着蝴蝶姐姐问花衣服的做法,几个充满童趣的小问题就使“小姑娘”毛毛虫的形象跃然纸上,诗歌呈现出童话的情境。同时在这毛毛虫妹妹与蝴蝶姐姐关系的背后隐藏着毛毛虫总有一天会变成蝴蝶的事实,读过之后让人会心一笑。

如果说把有生命的动物拟人化存在着合理性,那么把自然界中无生命的事物直接赋予人性就更需要发挥诗人的想象力,以儿童式的思维发觉事物的“人”性,在人与物之间搭建起想象的桥梁。如《雨》:“你在天井里赌气, /把盆盆桶桶/桶桶盆盆/敲得很响。/在前院, /你心情好, /静静把那片草地洗得很绿。”全诗以谈话的口吻围绕着“你”展开叙述,“你”在天井里大发脾气,而在前院却又愉快的劳作,你是谁?你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还是?题目《雨》点题,你正是那嘴里啦啦下着的雨。诗人抓住雨声雨水的特征,大胆展开联想,赋予雨鲜活的生命力,把儿童对于生活的感受和淳朴的想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极易引起心灵共鸣。倘若只看诗句不看题目,整首诗就是

一个出色别致的谜语。

林良的诗中也存在着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但读来并不觉得乏味,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都能带给读者不同的阅读感受。这是因为诗人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境,对同一意象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言说,多维度进行想象,孕育出了独特的诗味。如猫的意象在林良诗中多次出现,但猫不是某一固定意蕴的代言人,每首诗中的猫都是一个新的存在。如在《野猫》中猫是一只与“我”对峙、不肯退让的墙头野猫,在《猫咪》中猫是一只馋嘴的想吃鱼、爱玩耍的小猫咪,而在《两只黑猫》中两只猫则成了不愿睡觉因月亮而争吵的敌对双方,这几首同以猫为意象的小诗,丝毫没有重复感,读来生动有趣,这取决于诗人对生活的细心体察和丰富新奇的艺术想象力。林良把猫拟化成人,这些的情态各异的猫也正是可爱顽童的真实写照。

老诗人圣野以他多年的创作经验总结道:“没有翅膀,就没有鸟,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没有美丽的想象,诗就飞翔不起来。”<sup>[4]</sup>可见想象对于诗歌写作的意义。林良抓住这一诗歌创作的关键,不断锤炼诗歌的想象艺术,创造出富有情趣的诗歌,在他那充满儿童意趣的想象背后,我们也感受到了林良独特的思索和不懈的艺术追求。

### 三、情理之趣味传达

中国古典诗词讲究理趣,富有理趣的诗歌曾经是宋代诗人们所孜孜追求的。所谓“理趣”,就是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使人读后掩卷而思,思有所得,于是便产生了精神上的快感。但诗有理容易,有趣却是难的,诗人唯有做到物我相契,寓理于情,寓理于形,才能使诗歌理隐而趣出。童诗以懵懂的儿童为读者对象,情理之趣味传达也就成为了一种必要。在林良的童诗中就有很多表现理趣的诗,在充满情趣的说理中饱含着对儿童的真切关爱,诗的情理之趣便不言而喻。

基于儿童的审美认知能力,童诗所传达的理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之理,这样能使儿童在欣赏诗歌的过程中获得对生活的认识。如《公鸡和时钟》:“公鸡和时钟吵架,/时钟骂公鸡乱啼:/夏天五点啼,/冬天六点啼。/公鸡也骂时钟,/没有时间观念:/明明天亮了,/夏天是五点,/冬天是六点!”日升日落、昼长夜短的变化看似平常但却也是非常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如何向儿童解释这一自然现象成为了难题。林良选取公鸡和时钟这两个与时间相关的意象,巧妙地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他们的争吵引出时间的秘密,诗作以生动幽默的童话情境揭示了自然界的道理。又如《一碗米》:“两只公鸡/看到一碗米。/一只公鸡想打架,/一只公鸡想硬抢。/低着头,/想一想:/野蛮的鸡才打架,/与其头破血流,/不如好好商量。”这首诗讲的是人与人之间要和平相处、要学会分享的道理,这恐怕是儿童的耳朵已经听出茧子的了。而在林良笔下道理的讲述不再乏味枯燥,他通过借喻的方式来表达象征意味,使生硬的道理换了一副活泼有趣的面孔。他用两只公鸡的争斗来隐喻小朋友之间的矛盾,最后三句“野蛮的鸡才打架,/与其头破血流,/不如好好商量”是对两只公鸡说的更是对读诗的小朋友说的,这样巧妙的比喻,让人耳目一新,不知不觉也就接受了其中的道理。

林良童诗中的理不仅指日常生活之理,它也包含一定的哲理意味,林良潜心打造艺术的小诗,他“并没有因看轻儿童的理解力而忽视思想的提炼,也没有因篇幅短小而造成内容的浅薄,而是深含着对孩子的信赖和热爱,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体物’、‘得神’,追求作品的底蕴”<sup>[5]</sup>。如《两条船》:“我的船/叫做‘甲虫号’。/同样是船/不要分大小。/同一条清溪,/同样的往前漂。/你的船/该叫‘蚂蚁号’。/同样是船/不要分大小。/同一条清溪/同样的往前漂。”诗作分两小节,以平实的口吻叙述了“甲虫号”和“蚂蚁号”这两条不相同的船在同一条清溪上漂浮的情景,后一节大部分重复了前一节的内容,音韵和谐,读来朗朗上口。诗句重复也暗指了诗歌的题旨,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要学会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共同进步。又如《我们常常害怕》,诗人把我们想象成沙滩上捡贝壳的孩子,为了找到美丽的贝壳,我们毫不吝惜地丢掉了手里的这一个而跟随人群去继续寻找,到头来却发现大家找到的最美丽的贝壳恰恰是你刚刚扔掉的。这不正象征着我们的人生吗?我们常常害怕自己得不到美好的东西,我们一直在路上一直在找寻,而忘记了珍惜自己眼前所拥有的,到头来只能追悔莫及,诗歌在平实的叙述中表达了人生的哲理,有一种淡然感伤之美。

童诗思想的挖掘不求深刻,而求符合儿童的智力水平和切身感受,它必须是儿童能感受得到、能体会得来的,这样儿童才能理解吸收。林良准确把握读者对象的特性,在生动的叙述中说理,唤起读者的共鸣,让儿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正印证了林良的创作理念“作家的任务是提供一股感性的力量,因为这恰巧是他这一

行里所能贡献的最好的东西”<sup>[2]</sup>。

读林良的童诗,在他大手笔热情拥抱万物的宽阔胸怀和熟练驾驭文学语言的艺术功力所折服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林良对于儿童的真挚关爱,仿佛看到他正与孩子亲切对话,他通过童诗与幼小者实现了同歌同游。林良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诗人,他的童诗以趣动人,以情感人,在朴实清新的文字叙述中实现了童心与趣味的完美结合。林良童诗受到众多小读者的喜爱,恐怕也正是由于这童诗情趣之美的出色呈现。

#### 参考文献:

- [1]金 波.能歌善舞的文字——金波儿童诗评论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33.
- [2]林 良.浅语的艺术[M].台北:国语日报出版社,2003:227.
- [3]周晓波.论童诗审美情趣的构成与艺术传达[J].中国儿童文学,2012(11):9-17.
- [4]圣 野,周晓波.圣野诗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48.
- [5]陈文祥.清新的风甜美的泉——读台湾林良等三人的儿童诗[J].台湾研究集刊,1989(3):89-93.

## The Beauty of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About Linliang's Children's Poetry

Qiao Xu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hildren's poems by Lin Liang focus on the beauty of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He looks and thinks through the eyes of children. His the poetry is full of childlike innocence, and contains children's whimsy, the imagination of poetry has made reading more interesting. At the same time he pays attention to poetry's meaning and reason in vivid narration, and achiev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motion, reason and interest. Lin Liang poetry's achievements thanks to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beauty of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Key words:** Lin Liang; children's poetry; beauty of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childlike innocence; imagination; reasonable refraction

(责任编辑 王 作)